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十二期

社址：

上海蘇州路福德

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

每期三分全年連

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

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民聲第二十期目錄

對外妥協與對內革命

「和戰兩途準備」

國聯決議案所予吾人的失望

東北失地政府有收復的決心嗎？

前方的災民與後方的災民

擴大外交戰之基礎

民衆對於日本觀察之錯誤

國聯裁軍會議的前夕與明朝

最近日本貿易狀況

如何處置政府機關中日籍雇員

東北義勇軍抗日近况

國難救濟會致全國通電

陳啓天

王慎庭

袁青華

張子敬

周天冲

謝承平

楊承偉

周天冲

張希爲

沈達時

江山

對外妥協與對內革命

陳啓天

自九一八以來，黨政府的對日政策，是澈頭澈尾的妥協政策。最初暴日進攻瀋陽，黨政府命令張學良不抵抗，蔣蔣陽拱手與敵，是妥協的表示，而絕無抵抗的準備。馬占山在嫩江及龍江抵抗時，黨政府絕不予以援助，使其力竭降敵，也是妥協的表示，而仍無抵抗的準備。錦州正危急的時候，黨政府借國際聯盟的力量對爲中立區，而以遭國民的反對，不能成爲事實，竟又不抵抗，拱手讓敵，還是妥協的表示。暴日以黨政府既準備妥協，更加緊進攻，威脅福州，威脅天津，威脅青島，使其次第屈服，最後威脅上海也完全屈服，並且命令駐軍撤防讓日軍佔領。如果不是十九路軍自動抵抗，上海早已不成問題，暴日垂手得之了。十九路軍抵抗有一月之

多，黨政府除神速遷都洛陽外，不會予以盡量的援助，使得堅持抵抗，反命令十九路軍於三月一日總退却，彷彿爲日本顧全面子，以便覓取妥協的路徑。到此時始終抱定妥協的黨政府，乃變成愛國民衆的革命目的，羣憤怒不可遏止了。然而黨政府又一面高唱長期抵抗以欺騙民衆，一面暗中進行妥協，以出賣國家。這種口頭抵抗，暗中妥協的把戲，明眼人業已看穿了。黨政府以爲只有妥協才能保持政權，民衆則以爲只有抵抗才能保全國家。我們可以不要政權，但我們決不能不要國家。黨政府行將出賣國家了，我們民衆將怎樣呢？我們以爲只有一面自動抗日，使黨政府不能妥協，又一面實行對內革命使黨政府無權妥協！政府要對外交協？民衆便對內革

本刊特別啓事

自去年九一八暴日佔領瀋陽以來，本刊即堅決主張對日作戰以救危亡，奈執政者久持無抵抗主義，致東北全失，上海亦危亡國滅種，禍到眼前，本刊因之延期。幸我愛國軍人自動抗日，稍挽頹勢。本刊同人以對日作戰之主張漸次實現，不得不重振旗鼓，繼續出版，而以言論贊助實際抗日運動，聊盡國民之天職云爾。

命。這是歷史上告訴我們的路徑。現政府既已準備妥協，我民衆趕快準備革命罷。我們已希望現政府實行抵抗，但是到現在

「和戰兩途準備」

國聯調查團抵滬之翌日申報轉載神戶又日新報白川司令之聲明謂：「今後日本依列國之協調措置上海事件之善後，惟在解決未了期內，陸軍仍整頓隊伍，在和戰兩途準備云」。白川爲日本此次派來上海督戰之統兵大員，爲滬戰之直接負責者，其言似堪注意。此段聲明之態度，大可供吾人研究。就吾人所知，及事實之觀察，日本軍隊不僅在前綫尙繼續軍事行動，且派偵察轟炸機翔於蘇常杭嘉一帶，殺傷我無辜人民之舉，日有記錄。是其所謂和戰兩途準備，仍爲片面欺人之語耳。其決心以武力侵略我土地，實昭然若揭。實言之，日本政府之策略，以戰爲主旨，以和爲陪。以「戰」爲達到侵略目的之手段，以「和」爲和緩國際空氣之疑陣。其「戰」之準備充足，「和」之誠意薄弱，以此態度對中國，亦以此態度對國聯。

反觀我國政府之態度，則自一二八以來，表現於文電者，有下列種種：

(一)前總司令蔣中正於一月三十日發通電，「願以在野之身，抱甯爲玉

只見抵抗的聲音不見抵抗的事實，我們還甘於受騙嗎？

王慎虛

碎毋爲瓦全之決心，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舉日相周旋」。一月三十一日申報

(二)同日國府發表遷都洛陽宣言，略謂：「政府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寸土地援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一月三十一日申報

(三)二月十五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徐州津浦警備司令部擴大紀念週席上，有一段演說，略謂：「……所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并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我們不高唱調……」。二月二十日申報

(四)二月二十九日國民社南京電。「今日外交委員會召集會議，討論三事：一、與蘇俄復交，二、上海事件解決方法，三、討伐滿洲獨立。關於第二項者，因外長羅文幹尙在

與英法公使繼續討論之中，故未有具體方案成立。惟關於第一三兩點，據云多數會員贊成立即與蘇俄恢復邦交，并即日出師討伐東北叛逆。」。三月二日申報

綜觀以上文電，政府之態度，着重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語。抵抗之表現爲「戰」，交涉之表現爲「和」。細釋其言，亦即「和戰兩途準備」之意，與白川之聲明，實出同一態度。惟吾人細察事實，則實有大謬不然者，當十九路軍與暴日屢戰於淞滬之頃，時閱三十有四日，除第五軍目擊來滬增援外，政府未嘗派一兵一機，前來助戰。亦未嘗發一餉一彈以資十九路軍。各地將領請纓之電，多如雪片，而政府始終不令開拔，甚至有已自動出發，中途又奉令截回者。直至三月一日突下總退却之令，吳淞閘北大場瀏河南翔嘉定相繼失陷。今距總退却之期，亦既半閱月矣，政府除議決以西安爲陪都準備二次三次遷都以外有何長策？以前宣言決不以尺寸土地授人，今吳淞至嘉定之間，相距數十里之地，亦既拱手授人半閱月矣！哀哀諸公，又有何長策。汪行政院院長曾謂「在最低限度之下，我們不退讓」。今也何如，低至最低限度之下乃至不能再低之程度，堂堂行政院長又有何長策？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云者，吾人徒見其口頭抵抗而實際退

讓表面交涉而暗中賣國而已！

自蔣中正被任爲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後，滬上頗有蔣氏決心抵抗之傳說，這細細

國聯決議案所予吾人的失望

袁青華

當國聯理事會處理中日事件再三失敗之後，國人的呼聲日漸集中於第十六條之援引或代議會之召集，以打開日內瓦的沉悶局面。依據約章，第十六條的制裁規定自東北事件發生之初便已適用。乃我國代表以恐懼列強之阻梗，終示提出。及黃浦江濱戰事爆發，我國在國聯的政策略見猛進，遂即申請召集代議會和援用第十五條。

代議會以裁軍會議中各國代表應集之故，便立即召集了。開會復開會，談判又談判，議會終於十一月四日四十五票一致通過了一個議決案。（中日代表皆未投票）當初人多以爲代議會既多數爲小國所組成，而今又爲此嚴重事件而莊嚴召集，則其議決案必比諸理事會者更嚴峻無疑。然而日內瓦電聞傳來却有令吾人大失所望者。蓋以其對中日問題之設施與理事會的同爲一邱之貉也。

代議會的決議案重申以前通過之議案，特別是本年三月四日的議案，即請中日

追根，又屬毫無影響。於是國民至此，始澈底了解黨政府之無能，無恥而已！

兩政府立即設法實行停戰，並主張中日於中立國扶助之下，開始談判，以期切實終止戰爭並佈置日軍之撤退是。此外，該議案又申述其他各點，如注重第十條，關於盟員國互相維護土地與政治完整之條文，維持條約尊嚴，不贊成對日抵制，議會委員會從事於調停之努力，以期戰爭停止，與日軍撤退之實現。上述條件履行後，舉行圓桌會議，議會委員須與中日爭執問題之全部。

我們如把這個議案分析起來，可發見其內容有如前時理事會的一樣的空冷。第一，日軍何時撤退，該決議案未曾絲毫規定。第二，該案似專着重於上海事件而將滿洲問題完全擱置一邊。其實，從最公平的立場說來，上海事件只受滿洲問題的直接反響而發生。彼此互有因果關係。故欲去其果，必先去其因。否則，即滬案得倖暫告解決，其他類似之滬案必難免接踵而生。乃國聯議決案留因去果，舍本去末，其調解方法的不透澈，於此可見一斑。

末後，該決議案復聲明維護約章第十條及凱洛格公約的尊嚴等。這些老套語，我人已聞之爛熟了。歷次的決案均莫不以此原則的申述，以敷衍世人。但縱使有美國的嚴重照會，尙不是稍斂日本之軍事行動於萬一，今代議會以一赤手空拳之機關，更有何魔力以使暴日就範？她不是已聲明不贊成對日抵制嗎？

因爲決議案不限定日軍之撤退，和將滬案與滿案完全分離，所以日代表纔默認而接受之。同時又因爲代議會聲明不贊成對日抵制，所以此後日本更可高枕無憂，毫無顧忌地向我進逼，向我侵略。從前日政府以恐代議會予以嚴峻之制裁，反對該會的召集，而今該會却反消極態度相鼓勵。這真不是日外務省所得料的了。

由此可見此次國聯決議案的價值爲如何，及其所予日人之滿意又如何。同胞們，別幻想國聯的助力了。現在以理事會及代議會調解中日事件的失策，整個國際聯盟已破產了。此後中日事件的正當解決，還須依賴我們的鐵血！

三月十四日

諸青來著

再版 建國大綱評論

本社代售

每冊三角

東北失地政府有收復的決心嗎？

張子敬

我們聽了不少政府要人「整個計劃」與「最後決心」一類的話，「即日北上」，「武力收復失地」，過去蔣主席的話，我們不必深究，上海戰事發動以後，政府遷都洛陽，且有定西安作陪都之說，我們總以為政府現在有對日作戰的決心了，東北偽國醞釀的時候，我們也聽過汪精衛的高論，偽國如果成立，政府一定討伐，汪精衛口口聲聲，說他一向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上海戰事未作以前，汪精衛是否有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說法，我們也不願追問，但是政府抵抗的事在那裏？十九路是違反政府命令打的，這是誰也知道，政府不會增援十九路軍，這也是公開的事實，政府說「後援不繼」，是因為日本軍艦把住江口，調兵無路，殊不知滬戰經一月的光陰，調兵途徑，無論如何難，決不致到結果弄到「後援不濟」，滬杭路不是始終通行無阻嗎？廣東的飛機，何以飛到南京，不能來滬作戰？南京的飛機，何以不來參加作戰，難道也飛不來嗎？十九路軍到南京向何應欽請撥子彈，何以不能發給，要他們去親向蔣總司令商量，這些秘密，人民都有方法聽得出來，就是國民黨要人，也多憤憤不平，肯說出箇中真相，只有汪

精衛，自從行政院院長把他的病醫好以後，他有好位置報効他的部下，使黨員都變成黨官，才樂於為本身遮着並為自己辯護。

我們老百姓，以為滬戰正激，政府當令張學良，乘機收復失地，一方可使十九路軍易於堅持，一方可使東北義勇軍可引導全體民衆，與日本拚命，滬既可保持勝勢，東北偽國又無法成立，誰知到民衆代表質向張學良的時候，張學良反能很轉便的推卸責任，他說，「我候政府命令，政府命令一到，立刻可以動員」。張學良錦州不守，他要堅持「不抵抗主義」確是有「整個計劃」與「最後決心」，這是誰也明白的，他要保全實力，以保全平津地盤，保全實力，好與日本妥協，這是司馬之心，路人皆見，而政府竟不令張出兵，使張反得藉口，竟不乘機收復失地，我們以為他們別有妙用，不願動於滬戰之際，不願動於偽國未成立以前，真要等到能下討伐令時，再行大舉，於今偽國成立了，鄭孝胥且代溥儀草了討中央的檄文，行將發表了，何以還不下討伐令，還不去收復失地？一般人以為中央政府遲早是要下令的，張學良好像有許多佈置，誰知道是假的，通是

騙人的，過去說等偽國成立，便下討伐令，是和緩民氣的，張學良說要等中央命令，是明知中央決不下令的，於今十九路軍已被他們的妙算，弄得實力損失不少，雖然打得勝仗，爭得民族光榮不少，上海快無戰事了，南京可以安居了，人民的動作，快可以開始壓迫，（吳適被打被押且解南京，即是壓迫民衆運動的開端）了，一切都無問題了，蔣介石才說出衷心實話，他十三日在南京正吃晚膳的時候，召路透社記者入室，正式聲明，政府對東三省之政策，正在慎重考慮中，政府已決定派兵討伐之說，並非事實，因東三省問題，必須於國聯調查團調查後，由國聯解決之也云云。「武力佔據，不能認為已成的事實」，美國既早聲明，日本須撤退軍隊，國聯會再三議決，人家的態度，早已表明了，能收回與否，全看我們的力，這是誰是明白的，難道蔣介石不明白嗎？他這樣的說，不過正式表明他無武力收回失地的意思與勇氣了，這是政府的「整個計劃」這是蔣汪諸先生的「最後決心」。

東省失地，事實是被日人佔，日人硬要假託東北民意，成立偽國，東省民衆，決不甘作亡國奴，連日民軍紛起，反對偽國，已可了然，但是武力壓迫，民衆終有懾服之一日，到偽國能維持秩序的時候，日本說，東北成立國家，脫離中國的關

係，這是東北人民自己的事，於日本何干，東北仍爲東北，日本始終無領土野心，國聯將如之何，等國聯解決，直是聽東省淪亡罷了！

庚子之亂，（一九〇〇年）俄國乘機佔住東省，英美日各國，露骨干涉，較今日之美國與國聯態度強硬萬分，俄國亦曾發「保證書」，表明俄國對中國領土完整政策，備具遵守誠意，且於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與中國簽訂「滿洲協約」承認定期分批撤兵，第一期雖撤少數兵，第二期則不履約，主重行佔據奉天及南滿各地，卒釀成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日本把俄國打敗了，才把俄國軍隊趕出東滿，促於中東路沿線。南滿路沿綫，代以日本軍隊，鐵路區域以外，漸漸入於中國勢力範圍，歷史告訴我國，武力只有武力可以驅除，今欲日本撤兵，是國聯的議決案，可以有有效的嗎？何況國聯重要目的，只在維持和平，免除戰爭，東省已在日人之手，再無戰爭危險，今後的議決怎樣，還不能預知呢！

一九〇〇年，東省被俄人佔領，我國無力收復，或者是不願以武力收復，卒被日人越俎代庖，趕俄人出去，自己跑進來，以致今日整個被日人拿去，我們再不肯以武力收回來嗎？我們又等趕日本的外人嗎？這樣的外人，有沒有？還是問題，即使俄人或者美人真敢拚命，來驅逐日人，

結果又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我們仍然是被侵略的，這是何苦來呢？

不要說我們無收復失地的實力，十九路軍能屢戰屢勝，抗爭一月之久，誰也沒有料到，東北民衆有二百萬枝槍，正開始與敵撕殺，只要政府一紙命令，以鼓其氣，敵人便不易應付了，敵人畏東北民軍，較之畏十九路軍，還要利害，僅由東北民軍，與他野戰，已令他不能安享樂土，過去的事實，早經證明了，如果政府稍予以精神與物質上之援助，他們均願與日借亡

前方的災民與後方的災民

周天冲

我們固然犧牲，他們也得不到好處，大家同歸於盡，結果東省仍是我們的，這是可以斷言的，蔣先生說，「即日北上，收復失地」，現在又是時候了，汪先生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你就要真抵抗呀，不要只有交涉，我們固不主張完全拋開國際，但要國際公理發皇，且有真實力量，非自己真能抵抗不可。

東省已成了新國家了，民衆已自動抵抗了，政府！政府！你們的「整個計劃」在？你們的「最後決心」究竟是什麼？

這次上海戰事發生以來，戰區一天擴大一天，災民就一天增多一天；戰事一天激烈一天，戰區的損失就一天加重一天。繁華的都市變成了焦土，無辜的市民，供了無情炮火的犧牲。有一天和幾位朋友去慰問戰地災民，大家觸目傷懷，一時覺得非常難過。但是同時却又引起了我對於武漢水災中的災民之印象，其傷心慘目，更有百倍於上海戰地災民者。當時有一位在國民政府水災救濟會中辦事並曾與朱子橋先生親赴武漢視察過武漢水災社會者，亦同有此感。就物質方面說，武漢的災民所住的是蘆葦棚子，而上海災民所住的是廟宇或大建築物的下層空屋。廟宇及大建

築下可以避風雨，而蘆葦棚子下，則一到雪雨之後。即上濕下漏，等於寄居澤國，救濟等於沒有救濟，况復飢寒交迫，內外夾攻，簡直是過的非人生活。武昌方面的災民多半集中於長春觀及洪山一帶墳地，災民住所即在墳隙搭棚爲居，所以實際上講起來，是「活的墳墓」與「死的墳墓」建築在一塊。漢陽赫山的災民社會，情形亦復相同。所以武漢的水災災民社會可以一言以蔽之同是「人間地獄」再就數目而論，去水災，全國災民一萬萬，幾及全年國人口四分之一。以與今年東三省及上海那地災民數量較，則該者誠不足記。而且後方的災民，與其說是天災，勿甯說是人

禍，與其說是「洪水氾濫」所致，不如說是「水利不修」所造成。湖北的千萬災民是誰造成的？是誰殺死的？後方殺了人不見血，死後還是昏迷不悟的，前方殺人有定所，死後是永遠蘇醒着的。所以就精神方面來講：前方的災民是醒覺的民衆，住在醒覺的社會裏，精佛是愉快的。後方的災

民，是酣睡的民衆，住在酣睡的社會裏，是待斃的民衆住在殞落的社會裏，精神是痛苦的。我們願意要一個破碎的覺醒的社會，不願意保存一個整個的睡眠的社會！

擴大外交戰之基礎

謝承平

周天冲先生在本報曾有「擴大外交戰」之主張，無論我國在軍事上抗戰勝敗，都是極其重要，不過我以為像現政府外交當局之一味「信賴國聯」，像現時所謂民衆的外交人物之一味「奉承招待」，都談不上做此種工夫，因為他們不僅在學術上是外交的門外漢，尤其缺乏外交的根本觀念。換句話說，我國從政府到民衆都沒有建立外交戰的基礎，更無從擴大外交戰了。

等等設備更無暇及此，因為一大批的駐外使領還在那裏餓飯哩。就從這項條件看，現政府只以黨國要人的利益為前提，不是聯俄，就是親美；不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就是完全信賴國際聯盟。

基礎，只要這個世界是由列國組成的，只要國際政治和外交是列國間相互的活動，這種基礎是絲毫不會動搖的。國際研究的學者泡特 (Pitman B. Potter) 近著「這個萬國的世界」一書，在他自序裏說，他對國際問題，尤其是外交政策，不偏不倚，重在事實的分析。從事實上他得着一種一貫的基本原則。

這個假定就是列國行動以自身利益為動機，而非以博愛主義為動機。國際合作這個名詞似乎引起一種情緒或情感的觀念，引起一種合意以為列國的活動其動機在彼此服務，至少是互相服務。這完全不是作者的意思。兩個國家所以彼此合作者，由於各自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這確不是兩國「合作」，而是各圖單為自利而應付他們的行動。

我們明白了所謂國際合作，實是互相利用，各自為謀，那我們外交戰的基礎，就該建築在這種動機上了。日本的政府和人民明白這個道理，他們對付遠東問題的戰策就是喚起國際的注意，設法使列強在遠東的利害與日本的發生密切關係。請看日本侵略中國的外交戰略是這樣的。

自甲午之戰以來，日本對國際宣傳說：中國不成其為國家，祇是各自為政的部落。至於滿蒙更非支那領土，而日本以無數量的犧牲換得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在這

缺乏真正外交基礎的所謂「革命外交」，其結果自必喪權辱國，見笑於友邦，自絕於國民，已往的失敗，不是無可挽回。

當此國難萬分危急的時候，我們對於磋商外交不必有所厚望，我們今後要努力於立國外交，平凡外交，國民外交，尤其要努力對日的外交戰。先決的要件要確立外交戰的基礎。本篇要貢獻的重在外交的根本原則或基本觀念之養成，普及，和確立。

「外不親善」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這是我們幾年來繼續主張的有的人以為這是某一黨一派的論調不免偏激，因而不能置信。殊不知這兩句話確是立國外交的基

個日本勢力範圍內不容第三者的干涉，中國軍閥橫行，土匪遍地，政治上軍事上毫無紀律，毫無有力的組織，像這樣混亂的局面，不特促成中國的自殺，而且擾亂東亞的和平，尤其危害列強在華的經濟利益及其他權利。日本與中國同文同色，有共存共榮的連帶關係，這種歷史的民族的關係之深切，遠非歐美異族所能及，歐美各國實難瞭解東方的社會生活，爲了以上種種理由，祇有日本這個強有力的東方霸主能行大亞細亞主義，一面厲行東方門羅主義，以穩定遠東的和平，負文化的帝國主義之使命，以使支那及滿蒙的政治軍事經濟等走上正道，一面厲行門戶開放主義，使列強得於和平秩序之中取得機會均等的發展。總之，日本的對華政策，不僅爲其帝國自身的利害，尤其努力於國際和平與列強利益的保障。所以列強遠東外交對於日本加以信託，並助其最高目的之實現。

日本數十年爲一日的普遍宣傳已經得了很好的結果，列強多半受其蒙混。加之日本的軍力異常增大，更使列強不得不聽從日本在中國橫行。至於我國以往的外交，根本沒有什麼政策。「以夷制夷」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只供給日本煽惑列強與日本一致壓迫中國的材料。對日本屢次的脅迫和屠殺，祇是消極地乞憐於第

三者。想像中國一幅磕頭外交圖：現在某某在打我了，是他先動手，我並沒有侵犯他；我是酷愛和平，在被打之後還是循規蹈矩（例如尊重國際條約等）可是他還打我呀。你們大國，尤其與我們一向親善的朋友，快來救救我呀！這樣卑怯的行爲，這樣孤弱的哀號，那是什麼獨立國家的外交態度，實在太令人輕視，並且我們所說的與列強本身的利害漠不相干，他們那會爲了弱者的哀痛。而去冒犯強者的尊嚴。我們今後要掃去以往的污辱，要發揮我們立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喚起世界的注意，使他們明白中國之受侵略蹂躪，直接或間接危及列強在華的利益。我們的外交戰略應該是：

我們老實承認中國在政治上尚未走入完美的近代國家之境地，以往我們對外交話每易浮誇，致失國際間信任，所以日本代表在國聯會議中公然說中國代表撒謊。——其實這樣的境地，其他國家，所謂世界一等國的日本也在內，很多尚未能達到。一國內政的騷擾，在平常時，尤其在變革時期，並不是很奇特的一回事。何況中國一旦從數千年的專制政治，翻過身來，締造艱難，百年大計，當然非三五十年數年所能一蹴即成的。這樣的發展中之紛擾，已得友邦的諒解和同情，我們十二分希望列強能切實履行九國公約的承諾，尤

其履行限制不利於中國的軍火運輸和不生產的借款。

中華民國的種族，語言，宗教，習俗可以說是全國一致的，決不像歐洲各國那樣的複雜。近年來所謂內亂，祇是少數無知軍閥的亂動，毫無民族間的糾紛。至於滿蒙與中國其他部份原屬一家，近來所謂自治獨立運動，完全由於日俄的煽動，在此可以提及中華的軍閥土匪之亂，一部份也由於野心的侵略者所助成，倘如日本之利用安福系，俄國之利用共產黨即其明證。

在經濟上我們承認許多富源都待開發。不僅爲中國自身的國計民生，同時爲救今日之世界的經濟恐慌，我們歡迎國際投資。祇要友邦能純粹從事的經濟的商業的投資，而不加以往之涉及中國政治和軍事的糾紛，那東方的市場必日漸繁榮。

可是日本的對華政策恰與中國的和國際的利益相反。日本的民族性兇猛狹隘。日本造成的近代文明，除了軍國主義而外，實在沒有其他特色。日本的野心，完全暴露於田中的滿蒙積極政策。日本要「先征服滿蒙，而後征服支那，而後征服世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在擴大領土，增多富源，爲軍事上取得險要充實軍力。至於說純爲經濟發展，那是騙人的話。日本現在壟斷了東北的經濟，封鎖了世界最肥

沃的區域，不特危及我中華民族數萬萬人民的生存，同時也危及世界經濟的發展。上海的炮火，完全暴露了野蠻的本面目，不僅對我中華民族大加屠殺，且對世界各國武力示威了。國聯的決議，一切的公約，列強的調停，全不在日本的腦海中。東亞和平的破壞，征服世界的氣焰，已經很明顯了，如果列強對此暴寇不加以制裁，那是人類幸福的害物。各國不願戰爭，我們也以為然，但是對日本愈加姑息容忍，終有最危險的一日！

為國際的和平，為遠東經濟的發展，為抑制暴獸的抬頭，列強對華的政策要根本改變，對中華民族的認識要重新審視消滅的要不再受日本的欺蒙，更不能把遠東門

民衆對於日本觀察之錯誤

楊偉

我國正和暴戾的日軍在上海一帶交戰，這是我整個國家和日本在賭最後的命運，意義何等偉大問題何等嚴重！須知我國戰士是迫於世界已無公理正義之存在而戰，是懲戒國際強盜而戰，也是為我整個國家的生存而戰！

我國民衆在目前戰局嚴重之下，大家不獨不感覺戰爭的苦痛，反而眉飛色舞儘力援助，這正是我國民衆以前被暴日壓迫得忍氣吞聲而今得了發洩機會的象徵。由

戶的鎖鑰完全交給強盜代管。積極的要切實尊重中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使中國人民自身完成其近代國家之建立。不再利用軍閥的紛擾單為野心的軍火家謀利。要撤消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阻礙。使我中國近年在教育上政治組織上長足進步得以普遍於深入各方面，而使整個的社會入於安定的狀態。民治勢力的伸張促成軍閥專橫的消滅。世界上有四萬萬人安居樂業，對於本地生產事業和外貨的消費是何等的影響，國際的經濟失調當然得着有力的救濟。東亞上有四萬萬人酷好和平，反對暴力，對於東方和平，和世界的罪人是何等的影響，不願國際和平的暴寇當然得着有力的制裁。

此，我們可以認識這次戰爭的神聖！

我們民衆雖然認識了這次戰爭的價值，但在社會上往往浮着一般對日認識錯誤的觀念，推至其極，實足以鬆懈我國所負使命的推進，今就鄙人在東留學所得的經驗，枚舉數端，略為說明，俾民衆明瞭得以專心一意奮鬥到底而不致紊亂我抗日的陣壘！

(A)目前對日不足與言外交。外交之為用祇是國際情勢在和平狀態下有相當

効力，一旦成了交戰的局勢那所謂折衝樽俎，公文往來直是無聊工作，惟一有效的辦法，祇有在疆場拚個你死我活！且當今倭兵佔我疆土，深入腹地，即與牠尚有交涉之餘地，試問在人威脅之下，不訂城下之盟，又有何其他善法？所以與牠交涉之時除了驅逐日兵於我領土以外之後。這是在目前局面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為不合時宜的論調，反之，若在前綫的戰士，已知惟有抵抗方可求得生存，而後防高談闊論的當局者號召於衆說，抵抗有效，交涉亦有效，不是使上了戰綫的士卒以為還有一條交涉道路可以致勝嗎？但其效果，本等於零，這不無形地分散了惟一求生存抵抗——的力量嗎？所以在今日日軍以為武力可以壓倒一切的信心沒有給他一個挫折以後，那牠決不得貿然中途捨之不用而取交涉方式來解決的。此祇就目前各種情形泛泛而言與日交涉之不宜，而斷定這直是一種長人威風弱自己力量的勾當！

我們再從日本本身來看，目前與日交涉，不僅是不可能，且直是一種上當的舉動，我們祇看下面幾點理由就知道了：

(一)日本政府組織言，目前與日不可與言外交。日本政府組織，究其權力主體在其憲法上第四條雖然規定「天皇為一國之元首，依憲法之規條而行使統治權」。據此，那日本之權力主體官屬之天皇無疑

不過在其憲法第四章第五十五條又規定「國務各大臣輔弼天皇而任其責。」至此，那日本權力主體又似乎在其國務各大臣，依此說來，日本政府到底誰為其負責者呢？誰為其對外交涉對象呢？並且日本國務各大臣對外所負責辦理之條約，依其憲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其樞密院又有審議之權。若前年軍縮會議濱口內閣所負責在倫敦簽定之條約後在樞密院險有被推翻的情勢，卒至內閣與樞密院發生激烈之鬥爭，依此，日本在外表上是唱的所謂憲政常道——即責任內閣制——然而牠到是個什麼組織呢？由上面說來，日本既然是個一國三公的國家，那我們何從與之交涉，即交涉成功，又誰為其負責遵守者呢？

(二)以日本政府之習慣言，目前不可與言外交。日本政治上能發生最大能力者，我們在外表上以為是其人民所選出的政黨議會內閣，但其操政治之實權者恆不在其政黨，而在其軍閥之手，其所以然之故，因日本的繁榮是建立在其軍閥的槍尖之上，過去經過了幾次大戰，日本方有今日國勢昌隆的地位，所以其國家對於軍閥非常崇拜而信念，而軍閥亦悍然不顧橫行於其政治界中。(2)日本之內閣閣員推薦慣例，是超脫政黨的色采，所以歷任內閣的閣員相多是沒有黨籍的武人充任。依這看來在日本內閣中又露個至高無上兇頑

橫的主權其存在，所以政黨的政策，恆因軍閥主張而變更，若日本前民政黨內閣，在其外交政策上，本是採取幣原式的對華和緩外交，但因軍閥之欲積極侵滿，內閣亦莫可如何，其軍人甚至有推翻幣原而欲建立軍人政府的意志，現在正當軍閥發狂的時候要貫徹其大陸政策，其目的未達，彼遽然肯放下屠刀和平談判解決嗎？即退一萬步言，我國和日本外務省定了諒解，而其內閣能有力可以鎮壓其海軍有海軍省的背約嗎？並且目前日軍閥更以閑宮院親王為其參謀長，以皇室不敢侵犯封建慣例，尤足借此傀儡可以橫行無忌而塞各方反對者之口了！

(三)以近來事實言，目前與日不可與言外交。目前與日談判外交，我國並不是沒有進行，然其結果實在令人莫解，其事實多端不遑故舉，祇舉下面二例，即可知之。(1)日本侵佔東三省後，以日軍前任意在錦州擲彈，彼對國聯第二次召集會議，對日不利，而日代表芳澤即申明不攻錦州，甚至向國聯剖明此非日本政府之原意，致自供日政府不能統治其軍隊的醜劇，然而未幾而自食其諾言，將錦州霸佔了，此一事也。(2)今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市

政府因日軍佔滬，被迫而將其四條件完全承認，事後上海日領事且表示滿意，然而在當晚日軍即炮擊開北，此又一事也。其餘若於二月三日由法牧師之請求，暫時停戰四小時，將難民救出，事經日軍之承認，然而日軍在寶山路一帶甚至乘機進攻，事實具在，如此，日本已全無外交信義可言，與之談判外交，即訂了堂皇條件，不仍然是白紙上寫黑字，其効力等於具文嗎？

我們從上面綜結起來，我國目前已與日本在交戰狀態，交涉是不足與言，再據上面日本本身上之三點而言，即知由第一點，日本是個無明確負責及無組織的國家，我國不能與言外交。由第二點，可知日本的軍閥勢力支配了一切，我們是不能坐而與虎謀皮，且軍閥是祇知道侵略進攻，而不顧什麼談判的。由第三點，可知即與日本外交當局有了談判結果，但日本並無遵守的義務，反之，倒因談判，延長時間而鬆懈了我軍事的便利，及予敵人以充分準備的時間，由此觀之，我國目前惟有拚命抵抗，要一直將日寇趕出了我領土以後，待其武力之迷夢已醒時，方可與言外交！

國際裁軍會議的前夕與明朝

周天冲

「國際風雲愈緊，斯和平聲浪愈高。此歐洲之常態也。」這是墨索里尼對於歐洲和平運動的詮釋。我們拿歷史的事實來應証，這句話也有他的註脚。在大戰將要爆發之前，一定有和平運動，在大戰既經終了之後，也一定有和平運動，在大戰進行之中，也有和平運動，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墨子「非攻」，向成「弭兵」，遠倡於春秋戰國時代，何嘗能夠消弭民國二十年來「軍閥兄弟」的閹割；耶穌的「平等博愛」之教育，在西方訓練民衆，將及兩千年，又何嘗能夠消弭「歐洲兄弟」的格鬥。「史實」(Le fait historique)昭示我們，叫我們不易反証「歷史的演論」。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日內瓦開幕的國際裁軍會議，是什麼意義？當然不用說是一種「和平運動」，是大戰後的和平運動，歐洲大戰後的和平運動，是大戰中的和平運動，亞洲大戰，中日大戰，中的和平運動，是大戰前的和平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和平運動。

我們看看這次日內瓦裁軍會議前夕，不能不令我們擔憂世界和平的明朝。在破東戰雲瀰漫了太平洋，鮮血染赤了黑龍江，吳淞開北成焦土，黃浦江濱熱血紅。朝鮮的革命高潮，一天升漲一天，日皇被刺未中；印度獨立運動，一天猛進一天，甘地被捕，黨人下獄，使喬治第五(George V)

不能安枕於英倫；安南的革命運動，也一天進展一天，東京的暴動，河內的流血，西貢的炸彈，使杜美耳 Paul Doumer 不能高臥於巴黎。總而言之，在日內瓦裁軍會議的前夕，「東京的不安」，是達於極點了。

在極西則革命波濤，澎湃於愛爾蘭海，最近愛爾蘭的選舉是「愛爾蘭和英國同盟會」的勝利，同盟會的領袖，一九一九年愛爾蘭共和國臨時大總統 De Valera 及其黨人主張此後不復對英皇宣誓了。愛爾蘭要宣佈，而並不是要求，整個的獨立，愛爾蘭問題的復活，會要西門爵士(Sir Simon)手忙脚亂。

在大陸方面，則萊茵河上的風雲，日益緊急，鐵甲團會操示威，勃魯甯(Brno)運動修約，凡爾賽條約之修改與賠款計畫之註銷所形成的今日德意志的獨立自由運動，是武裝的與和平的同時並進。白里安 Briand 已經束手無策了。我們單就英法德言，「西方的不安」，也是達於的極點。

由此我們便可了解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意義了。殖民地及戰敗國不甘屈服與不安於現狀，使列強發生了恐慌，不得不急謀列強間的妥協以維持列強間的和平。以集中精力，鞏固內部，去壓迫一殖民地「的反抗，去制止「戰敗國」的抬頭。然而列

強國之彼此互相妒嫉與仇視，為「列強間的和平」又添了不少暗礁，為「殖民地之解放」與「戰敗國之抬頭」了不少的障礙。只要「殖民地」與「戰敗國」知「準備」與「等待」，將來總是有希望的。

法國這次在裁軍會中提議組織「國際軍」，中歐受法國保護的諸小國均表贊成而英德意不同意，美國大不願轉入歐洲漩渦。德國始終要求「平等的武裝」，「萊茵武裝權」之恢復。那是戰勝的法蘭西所深懼而不得容許的。至於美國，在裁軍聲中，還繼續開造新加坡的新軍港，從前以對新加坡築港之工黨，上台以後也不復反對了。英法的兵艦，還是下水的一天多一天，並沒有看見那一國裁一兵，減一隻艦，因為他們所裁的，非已有的實力，而乃是未來的計畫；所以為正名計，「裁軍會議」，應該叫做「軍備擴張計畫會議」。並且現在英國海軍當日內瓦裁軍會議開幕之日，在馬爾他 Malta 會操示威，向 Tunis 示威，向巴勒斯坦 Palestine 示威，與法國海軍當倫敦海軍會議之時，在地中海示威，向亞爾及里 Algérie 主戰一樣。列強間的妥協多一次，殖民地的壓迫就重一次。至於法意在地中海的海軍競爭，至今也尚未完全解決。意大利之擴充空軍也不亞於法蘭西。美國近來對於海陸空軍之擴張，亦不遺餘力，最近又有新坦克車之發明。

其速度打破世界已往之紀錄。

現在美國的海軍，也在太平洋會操，向菲律賓示威，向太平洋西岸的「門戶開放政策之敵人」示威。而英國之「東方的直布羅陀」，新加坡，亦在太平洋戰雲瀰漫之際，從新繼續開工築港。客觀的事實，證明了太平洋的和平，需要軍艦來保障。沒有兵艦的弱小民族，只有任人宰割，「望洋興歎」罷了。

蘇俄，主張總裁兵的蘇俄，主張「徹底的裁兵」，「整個的裁兵」(Disarmament Complet et total)的蘇俄，現在有已對於紅軍之擴張，增設坦克隊，化學戰術隊，女子軍，一切反裁兵不徹底的國家為急進。最近在紅軍十四周年紀念當中，蘇俄又宣言：「過去蘇俄之得以安然無恙不為敵人所欺凌者，端賴有強有力之紅軍為之保障，並謂今後將不惜犧牲一切以與蘇俄之敵人相周旋」。其實蘇俄的敵人，英美，並沒有去打紅軍，倒是中國的外蒙和東路及湘鄂贛受了紅軍的恩惠。

至於日本的和平運動是更不用說了，田中上日皇奏章中有一段把日本對華和平親善政策的假面具洩露無餘了：「滿蒙者為極東之比利時。歐洲大戰

德國蹂躪比利時以成功。未來之日俄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不為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為戰場。」

現在日本是不僅蹂躪一個「滿蒙」了，吳淞開北供日本炮火的犧牲，已變成了焦土，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之上海已經蹂躪到不堪設想了。現在是整個的中國，在武裝的日本蹂躪之下。而高唱「非戰」之華盛頓，鼓吹「總裁兵」之莫斯科，至今毫無表示，真有如秦人視越之肥脊。東省開戰整整五個月了，上海血戰整整一個多月了，而世界一和平的司令塔，白色的華盛頓和紅色的莫斯科，有如雙雙，至今寂然無聲。客觀的事實，叫我們認識了現在的世界和平，還是一「武裝的和平」。掩耳盜鈴的「日內瓦」，過去對我們的教訓太多了，這次的會議，又應有多少成就？裁軍之不能成功，列強之沒有誠意，我們早已洞悉了。裁軍未成的空文，中國已經供了「非戰條約」的犧牲，裁軍決裂的，明朝，國際風雲行將更急轉直下，和平的中國快點「準備後事」罷！

一九三二，二，二十六。

最近日本貿易狀況

張希為

△今年入超已達六千四百萬圓

△經濟絕交之驚人偉績

據日本大藏省發表，二月上旬之對外貿易輸出為二千五百四十萬，輸入為四千四百五十八萬三千圓。輸出入相抵計入超一千九百七十七萬九千圓。若與去年同期相比較，則輸出減少三百六十九萬五千圓，輸入增加一百五十六萬五千圓。自今年一月起至二月上旬止之入超總計達六千四百五十萬二千圓(前年二月上旬止之貿易額為出超百八十一萬六千圓)又二月上旬之貿易品中，其輸入增加之最顯著者為棉花之六百八十四萬一千圓，羊毛之一百九十五萬六千圓，小麥之八十三萬八千圓，鐵類之七十六萬二千圓。又據二月十四日東京日新新聞消息，日本對我國一月份之貿易額計輸出為一千一百五十二萬，輸入為二千一百八十三萬九千圓共計三千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圓。輸出入相抵，計入超一千另三十一萬九千元。若以此數與去年同期之貿易額相比，則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四，八計一千另八十三萬四千圓，輸入則增加百分之七，計一百四十二萬六千圓。此輸出減少數額中，若以地域之區分觀察之，則南部減少百分之九十四，中部減百分之八十七，香港減百分之六十八，北部減百分之三十二，而滿蒙則與去年相同，並無增減，旅順大連則反增百分之三十五。茲

列表如下：(以千圓為單位)

輸	本年		去年	
	出	入	出	入
滿蒙	六六六	六七九	四、〇六六	二、四七四
北部	二、七八一	四、一〇〇	四、五〇二	四、八九七
中部	一、二四三	九、七九二	二、六三二	三、七七二
南部	二五	四二八	五三二	八四六
旅大	五、八二〇	四、三二四	一〇、〇二二	八、四一六
香港	九七五	三、〇三一	八五	五三
合計	一一、五二〇	二二、三五四	二一、八三九	二〇、四一三
超過(入)	一〇、三一九			(出)一、九四一

右列統計顯示吾人以下列各種事實：

(一)日本輸入激增其財政將益感困難，然對我作戰經費之籌措必益形棘手(二)日人謀在中國以政治軍事各種勢力掩護其經濟之發展，故貿易額之增減與「勢力之消長成正比例，旅大為日本在華之勢力根據地，故貿易額有增無減，反呈優勢。北方當局因抱無抵抗主義之態度，故抵貨成績

遠不如南方。(三)吾人倘能抵貨到底，則日人武力侵略必歸失敗。上列統計顯示日本受抵貨影響之嚴重深切，故欲在抵貨運動中心點之上海，施以武力壓迫，而達暢銷日貨之目的。
日人圖佔吳淞之原因，此統計正可作一種明白之解答。

如何處置政府機關之日籍雇員

沈達時

在現今炮火連天，日軍着着進逼之際，我國政府機關中，如海關如郵局如鹽務稽核所尚有二百餘日本雇員，安居高位坐領厚薪。自濟南而津滬，而滬戰，凡五閱月中迄未聞我政府當局對於此等日本雇員作若何相當之處置。查中國政府雇用日本客

卿，除考試院等業已辭退外，在海關者計二百五十人月薪自關銀五百兩至二千兩不等，在郵務管理局者計十五人月薪自國幣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在鹽務稽核所者計五人月薪自國幣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國家以如此厚薪，豈養如許日本雇員，究

于我國有若何利益，姑不具論。此輩客卿分佈沿海沿江以及內地，對於社會民情地方要隘無不秘密調查瞭如指掌。當此中日國交尚未斷絕，日本對華侵略已具決心之時，正若輩藉作報告效勞本國之機會。觀于近來海關中日本雇員突然辭職或請假回國者頗不乏人，可以益信。我國民衆際此國難關頭宜如何督促政府，對於各機關之日本雇員，應作緊急之處置茲不揣謬陋略述管見如下：

(一)下令停職 自瀋陽失陷後考試院軍政部二機關已將日本顧問及教練官等辭去。今者滬案發生應請中央政府令飭其他機關將所雇日本雇員一律停職。

(二)緩發養老金 政府機關之有養老金制度者為海關郵政鹽務等。遇員司解職時即將養老金發給。此次停職之日本雇員防其回國幫助政府侵略中國起見，應將養老金暫緩發給，一俟將來調查確無幫同侵略之事實始行補發。

(三)永不復用 凡因此次日本無故侵略中國而經中政府明令停職之日本雇員此後不特在各該原機關不得復用，即任何中國機關均不得復用。

其次從日本方面看——關於國際方面，因國為人尚有信賴外國者，不能不詳加說明，至於日本和我國兩方對血戰與和平了結的關係，大家較為明瞭，且為篇

幅所限，我只能簡單說。

日本對華的壓迫與我們的抗戰是成正比的，可是長期奮鬥，就消滅了壓迫的力量。日本近來派到少將不成，再派中將，中將不成又派大將；用兵五十大敗，再來兩萬，兩萬又敗，再來五萬十萬，由此足見日本決不輕易罷休。照這樣打下去，日本軍隊補充補充只叫他們被徵集的國民日見漸寒心，同時日本的經濟日漸窮困，終至於破產，那時這個倭奴暴發戶就宣告死刑了。

日本明白看到上海血戰是中日的生死關頭。如果最後中國勝利，那日本的國際地位一落萬丈，同時強鄰美利堅的海軍之威脅就隨之而來了，日本所以拚命要攻上海，如果吳淞和開北為日軍所佔，也許日本可告一段落，就站在這地來與中國談判。因為日本最注重在東北之優勝。

如果在半個月內日本還是在上海敗，那日本的軍閥為貫徹其野心，日本政府為顧全其面子，勢成騎虎，亦必搗亂到底，那時海軍的運用乃必取之道。同時我們曉得日本外交異常險毒。倭奴可借重法國，使美國在大陸方面不顧忌。再利用英國的曖昧態度，使美國不敢獨斷。那武力的壓迫就減輕了。同時日本如再對門戶開放予英美以進一步的利益，那列強為經濟所誘，也就和緩了。這對失業問題很大的英美

是很可能的成功。

在日本方面決不敗而退休，除非我們與之久戰，那纔有崩潰之可能，反之，日本只要在上海佔勝一步，他就會從國際共同對華的利益上做功夫，結果能在此所謂和平中取得東北的利益。

最後從中國方面看——從上面看，我們在上海一隅的勝敗不能作為最後的決定。我們要在軍事上抱抗戰到底之真決心和切實佈置。萬一上海為日軍大軍所敗，那也算不得失敗，我們沿江沿海極起血戰。尤關重要者，即出兵東北，收復失地。使偽獨立國不能成立，使日本不得在安甯中吸取東省的血汗。

我們與日本決不能和平了結這是很明白了，因為假若我們求和，倭奴也是要殺來的。這一層，我請辦外交的人們格外注意。最近上海所謂和平運動，確是中國外交當局和少數大人先生所做的工夫，可惜

東北義勇軍抗日近况

——實心救國會幹事之談話——

暴日無理侵凌，我國民為生存自衛紛起抵抗。我東北受禍最深，故東北方義勇軍之抗日行動，更日趨日烈，其愛國之心純潔及殺敵力之偉大，致日人疲于奔命，畏之如虎。記者昨遇實心救國會幹事某

日本不允許他們磕頭求免，我們要知道，除非我們甘心放棄吳淞開北，甘心自殺，那倭奴是不放鬆一步的。除非我們甘心對租界外的國土為中立區，以使列強經濟發展英美各國暫時是不會用力調和的。

我們能自辱嗎？不能，我們能為上海我時的苟安而不顧全國的生命嗎？不能！一們能求國際聯盟以及英美來代為制裁日本，嗎？不能！我們的抗日血戰能和平了結嗎？不能！

我們只有全國動員與倭奴血戰！這樣纔能使日本無法割據東北，使日本疲於奔命，使日本全國破產。這樣纔能使英美以及其他強權深受痛苦，不得不出面裁判公敵。這樣纔能降服了東方的惡魔，保障世界的和平。

抗日血戰不能暫時和平了結；沒有長期的血戰，沒有了結的和平；只有長期的抗日血戰，纔有真正的和平。

江山

君（姓名不便宣佈）新從東北視察義勇軍近况歸來，因詢其東北義勇軍抗日近况某君乃告記者如下：

千里跋涉 予（某君自稱）奉實心救國會之命視察東北義勇軍之近况于一月三十日由津出發，次日抵大連，備受日警盤查

當日抵海城，在海城遼陽一帶盤桓五日，視察李純華于明甲老北風趙濟時各部，七日回津。于二月九日又出發，十日晨抵榆關。出關時萬感交集，口吟「忍令河山淪異族，回教豪傑起關東」句聯以自慰。十一日到綏中縣石柱子，次日到水口視察石安全部之義勇軍。十四日拂曉倭寇來襲，與抗四小時，石部即退往熱河邊境凌南縣之大屯鎮與耿繼周部之孫國儒股銜接，共同抗敵，敵不敢深入，即返綏中。十五日與金德暄石安全孫國儒等會晤於大屯鎮之破屋中，共商殺賊之計劃。十六日復徒步奔賀勝坊冒雨過大河嶺於雪片霏霏之中，踏沿路鄉民之恐怖生活，不禁雪與淚咽也。是晚於饑寒交侵之下宿于黃土台子，十八日雪愈重，仍冒雪抵小窩溝換小火車至秦皇島。

義勇軍近况 余所担任視察之義勇軍共計五部其近况如下：

(一) 李純華于明申部與老北風合計二十餘人，李為軍長，于為副軍長，老北風一路司令兼前敵總指揮，步槍機關槍騎兵均全，住牛莊北海城西一帶，老北風名張海天，外傳陣亡或與日妥協，皆係謠言。住劉二堡之三勝部態度模稜，則屬事實也。

(二) 趙濟時部在遼陽南部自稱滅血救國團，約千人能自製炸彈手榴彈現與于

李張部合作，李委為二路司令。

(三) 金德暄部約一千二百餘人，騎兵佔十分之八，最近之將來可擴充一倍在熱河邊境一帶俟機殺賊。

(四) 石安全部約五百餘人，皆屬步兵，現遊擊於大屯鎮一帶。

(五) 孫國儒部約六百餘人，皆屬步兵，青年拔馬團在該部任宣傳工作，(內有女團員二人) 常有救護隊五人，担任一切救護事務遊擊於大屯一帶。

義軍戰略 東北義勇軍殺倭之戰略完全探聽忽無定調堅攻虛，黑夜襲擊，以少制多之遊擊方法。倭大隊至則略抗而退，小隊至則利用地形誘而殲之。毀鐵道，剪電綫，襲車站，攻縣城，截倭糧，殺漢奸等等方法隨時制宜而用。此種戰略收效極大，故倭寇聞義勇軍名，則必惴惴焉。

殺倭快聞 余所目睹及其他各地視察幹事之報告關於義勇軍近來抗日作戰經過，略為君言之如下：

(一) 馬子丹部於陰歷年左右佔領義縣將倭全數逐出。

(二) 于百恩張海濤部於歲暮襲擊倭寇於北鎮殺倭百餘倭千人之大隊來援，乃退匿巫崗山。倭不敢入，只以飛機擲彈轟炸，現在相持中。

(三) 趙大中都近日襲擊打道入虎山塚之倭寇死傷數十人後被倭大隊壓迫退匿

巫崗山現在收容整頓中。

(四) 耿繼周龍家啓部於陰歷年底會攻入新民縣旋因倭大隊來援乃退出，現駐於熱河邊境及黑山縣一帶整頓中。

(五) 鄭桂林與涼山部於二月約在興城與倭接觸斃倭百餘。

(六) 石安全與孫國儒部在二月中旬與倭在水口及大屯鎮一帶交戰，倭死傷數十人。

(七) 遼南抗日義勇軍李純華老北風于明甲部十二月初與倭三路大戰於沙嶺附近先將倭之東北兩路擊隊，並將倭之八百餘人圍困於沙嶺，支持二時餘，倭突圍潰退向海城奔逃，計斃倭步兵三十，聯隊長一名，將校七名士兵九十三名俘虜八十餘名，獲手射炮一門機關鎗三挺，步槍二十餘枝乘乘勝攻克牛莊後，倭大隊來援復退出。

義軍優點 我義勇軍之能殺敵致果，其優點有六：(一) 士氣極盛，(二) 熟於地理，(三) 善用地形，(四) 人自為戰，(五) 勇敢耐勞，(六) 善用遊擊，(七) 射擊準確。

倭寇弱點 倭寇之所以時為我軍所圍，因為弱點有七：(一) 無戰鬥經驗，(二) 舉動遲鈍，(三) 地理不熟，(四) 不善利用地形地物，(五) 警戒顧慮太多，(六) 不長於人自為戰，(七) 自視過驕，往往輕敵。

義軍槍械 我義勇軍之槍械，以步槍爲多，手槍次之，機槍及大炮不多，有之則奪自倭寇者也。子彈甚感缺乏，補充亦不易，故皆視子彈如珠寶，不敢浪費，非至以一彈能殺一倭時，決不輕易開放。義勇軍成于子彈之充足，乃以玻璃瓶成炸藥，作手榴彈，其殺傷力雖不如真手榴彈，與小可使倭寇爲此項玻璃瓶式之手榴彈所傷。

倭賊醜態 義勇軍爲民團愛國青年存野軍人及改邪歸正之綠林豪傑等份子所混合組織而成，故倭賊對於義勇軍更爲喪胆。倭賊爲義勇軍所困時，醜態百出，茲略述數端如下：

(一) 東北日僑居留民被徵當兵者甚衆，此輩未往戰陣，胆小如鼠，一聞槍聲，即面如死灰。自九一八以來此輩爲我義勇軍所倭滅者甚夥。因此東北日居留民中之婦女多有傷夫痛子哭兄叫弟而自殺者，日軍閹造孽；而其國民自受其報，是亦天道好還也。

(二)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義軍克牛莊時，未及退出之日軍數十人，皆棄槍立道旁，向我義軍作九十度之鞠躬，表示歡迎之意，乞我饒命，其怕死與無恥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

(三) 當我義年老北風克復沙嶺時，我以五人繳倭二十人之械於一小屋中，倭

被繳械後抱頭痛哭，跑地哀告者甚衆，其衣袋中皆寫有老北風三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以懼，一則以防也。

(四) 倭賊待於被圍危急時，輒以金票財物等擲向我軍，冀作買命之資，然我軍以其罪惡滔天，非金錢財物所能贖，故彼愈求買命，我則愈索其命。

(五) 在沙嶺之倭賊，爲我國急攻時，有奔入該地關帝廟向關帝像前禱告求佑者，想我忠勇貫日之關公，當其求作漢奸以佑之之時，關公有靈，必怒髮衝冠喝令周倉取青龍偃月刀斬其狗頭也。

歸後雜感 余於視察之餘深有所感，亦爲子陳：

(一) 義軍雖忠勇善戰，然而經濟困難，糧秣不足，槍彈缺乏，倘海內人士不予救濟，則難收久之功。

(二) 各路義軍無相當聯絡，故行動不能一致，固會使暴日疲於奔命，但不能成

浩大之聲勢，一舉而奪回失地倘能加以指導，聯絡各路，則還我河山，不必待素餐之軍隊也。

(三) 義軍因經濟困難，有時不得不借用民食，遂至引起反感，倘能設法救濟軍隊，曉諭民衆，便軍民合作，則與城復地之功可計日而待也。

(四) 義軍無衛生之組織，缺乏醫藥，故受傷者往往至死，實爲可惜，故吾人於義軍醫藥之接濟當與糧秣並重。總上所言余願國人知義軍之功效及其辛苦，蓋自暴日寇瀝以來，國人目光多注意於東面，慰勞也，捐款也，紛紛不絕，似漸忽視於東北。其實瀝演作戰，均係正式軍隊，餉械有所自出，不若義軍純爲愛國民衆之組織，其需要接濟救助也自較切。就上各條所言如能予以相接經濟使衣食無缺軍器充足，則困難自解，使長期抵抗暴日，必能收驚人之功也。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致全國各界通電

全國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國民公鑒：頃致洛陽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元電文曰：洛陽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均鑒：日寇內犯，備極兇頑。我當局平時空言對外，徒啓戎心，時事倉皇推，謾莫展一籌，坐令三省淪亡

京滬被擾，誰實爲之禍至此極！國人皆謂專政有黨，吾民何與？然五年以來一致奮起赴援紆難，竭盡誠誠，已犧牲一切，舉全民合作之實。誠以中國爲全國人之中國，存亡與共，莫能自外。乃中央諸公猶守

黨治成見，剝奪人民政權。各地方黨部不聞有救亡工作，反於人民救國各種集會結社干涉無所不至。似此歧視民衆，拒絕合作，何以集全力而濟大難？本會痛國亡無日，敢請惕然反省，立行五事：（一）宣布

廢止一黨專政，（二）文告不用黨國字樣（三）禁止各級黨部干涉人民集會結社，（四）禁由公帑支結黨費，（五）限期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制憲，俾昭天下爲之實，庶收舉國同仇之功。迫切陳詞跼踖英斷。中華

民國國難救濟會元等語。救亡圖存，此其樞紐，乞一致奮起，堅毅主張，務底於成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本社代售

日人口中之「滿州問題」致東三省死命之吉會路

光弼著 價洋五角

日美戰爭之預測

郭紹宗著 價洋七角

脫出紅俄

朱乃一著 價洋三角

反俄與反共

明志論著 特價九角

對日作戰

陳啓天著

本書對與日本作戰的種種理由，登揮極其透澈，讀此即知抗日救國只有對日作戰。定價連郵費一角。由本報發行。

郵費加一掛號另加六分